



新 文 藝 叢 書

珊 拿 的 邪 教 徒

著 G. Hauptmann 德 國

王 寶 味 譯

1 9 3 0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民國十九年四月印刷
民國十九年四月發行

新文藝叢書
珊拿的邪教徒（全一冊）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分發行所

北平天津張家口石家莊那台保定
濟南青島太原開封鄭州西安蘭州
成都重慶長沙常德衡州漢口南昌
九江安慶蕪湖南京徐州杭州溫州
福州廈門廣州汕頭潮州梧州雲南
遼寧吉林長春哈爾濱香港新加坡

原 著 者
譯 者
主 編 者
發 行 者
印 刷 者
印 刷 所

（外埠另加郵匯費）

德國霍布門

王 寶 味

徐 志 摩

中 華 書 局

中 華 書 局

中 華 書 局

中 華 書 局

中 華 書 局

（五七二七）

譯者序

是兩個月以前的事了，爲了要想法子弄飯吃，譯者開始譯這本書。所根據的是 Modern Library 去年所出的英譯本。像許多譯書的人一樣，我所會的外國文也是只有英文一獨門，但爲了要吃飯，却又不能不譯書——因爲此外找不出吃飯的法子來——這是無可奈何的事。

譯者所以譯這本書，除了上述的那大原因外，也因爲自己很喜歡牠；喜歡牠描寫的入微和想像的豐富，尤其喜歡篇中那種蓬勃的人性之熱與力。不幸的是，在已經譯了十分之八九的時候，有一個朋友告我說，這書在三年前已經郭沫若先生根據德文原本譯過了，書是在商務書館出版，書名是『異端』。我當時很懊喪，因爲覺得郭先生是譯著界的名人，他的譯本又是從德文原本譯出，自己此刻根據英譯本翻譯的東西，怕無論如何是趕不上他的，拿牠出版怕少有什麼書店會接受。但因爲自己的工作已將近完成，又想到一部書有兩種甚至三種譯本

也是極常見的事，於是決定譯完再說，同時並去買了一本郭譯本來參看。誰知看過郭譯本以後，倒鼓起我不少勇氣來，於是毅然譯完，此刻並要拿牠出版了。

郭先生的譯本是根據德文原著譯出，不懂德文的自己，幾乎可以說沒有批評他的權利。他底譯本與英譯本出入的地方頗多，但我不敢說一定都是他的錯誤，因為英譯本也許會譯錯的，雖然英譯者因文字相類的關係要易免錯誤些。不過有些地方，依據常識和上下文情，好像絕對是郭先生錯了。『異端』的譯文好像也欠流利，有些地方甚至晦澀難以索解，許是執筆時心神太粗疏了。以下我隨便揀郭譯一零九頁的三小段抄在下面，並附抄英譯及拙譯，拿常識和文情來說明郭先生在什麼地方錯誤了：

郭譯一〇九頁第四行：『佛郎現刻該得怎麼樣，他立地判別不出來。最先有一種警誠的心事叫他從這少女的身旁逃去。種種動機，雖不必都是一樣的純粹，打動了他，使他立刻去訪問村正，先把這事體向他

說明。好在他走去便遇着村正在家。村正心平氣和地聽着他說，他承認了牧師對於這件事體所處的位置。佛郎不放棄那山上的牧人，那種罪孽深重的人也要一般超渡，這正是基督教的，善良的天主教的精神。至於村民的所作所爲，村正約束着要加以嚴重的防閑的。

『青年牧師辭去之後，凡事都靜默地留心觀察着的美貌的村正夫人說道：

『「這位年青的牧師他不好直接申稟到僧正那兒，乃至申稟到教皇那兒去嗎？我想他一定是清齋，祈禱，熬守通夜，把自己的腦經弄壞了的。……」』

這三段的英譯是：

Francisco did not know at first what to do. An admonitory feeling prompted him to flee for the present the proximity of the girl. All sorts of reasons, not all equally pure, moved him to seek out the Sindaco at once and acquaint him with the occurrence before others could do so. The Sindaco listened to him qui-

ely——Francesco fortunately found him at home——and accepted the priest's point of view in the matter. It was but Christian and the part of a good Catholic not simply to overlook the deplorable conditions on the Alp, but to take an interest in the ill-fared tribe, ensnared in sin and shame. But as to the villagers and their conduct, he promised to take stern measures against them when the young priest had gone, the pretty wife of the Sindaco who had a quiet, silent way of observing things remarked:

“This young priest might easily get to be a cardinal, yes, even a Pope. It seems to me that he is wearing himself out with fasting, prayers and night-watches. But……”

這三段的拙譯是：

『起先佛蘭西斯科簡直不知怎樣做才好。一種警告他的感覺要他暫時離開那少女。爲了種種並不全是純潔的原因，他立時要去找那村長把這事報告他，免得別人先向他說了。那村長靜靜地聽着他——』

佛蘭西斯科幸而碰見他在家——接受了他對於事體的意見。不惟去考察那山上的可悲情事，並且關心超渡那陷入罪惡與恥辱中的爲人不齒的人們，這正是基督教，慈善的天主教的精神。關於村民以及他們底行動，他允許加以嚴厲的制裁。

『當那青年的牧師去了以後，那村長底善於冷靜觀察事實的美麗妻子說了這樣的話：

『「這青年牧師怕會極容易就作到僧正甚至教皇的。我覺得他像被齋戒，祈禱，熬夜，弄得消瘦不堪了。……」』

在這接連的三小段中，與英譯本不貼切的地方姑置不論，郭先生底錯誤就有三處，上面都做了記號。但怎麼見得不是英譯本的錯誤而是郭先生錯了呢？第一第二兩點，我想只要讀者細心把英譯郭譯和拙譯對照看一下，揣摩文情，自然就可明白的。關於第三點，村正妻子所以說那牧師怕很容易就會做到僧正甚至教皇，是稱讚他的熱心爲道，看接下去的那句話就可明白，而且依據書中的事實，那牧師原是曾把事

體『申稟到僧正那兒去』了的。

個人對於郭先生是很景仰的，所以絕非對於郭先生的譯文來故事挑剔。我想郭先生當時也許是爲了生活關係，匆匆譯過就匆匆買給書局，所以不免失於粗疏了。

我批評郭譯本說是粗疏晦澀，但並不敢誇說我的譯本就怎樣十分的精細流利，錯誤或也在所難免，如有高明賜教，我是極虛懷承受的。

譯者一九二九，十七。

珊拿的邪教徒

要登日內羅索山的山頂，旅客們可以從門地利修出發，或者從卡坡拉古走那尖石嶙峋的路，或者從梅里地經過珊拿，那兒的路是最難走的。這全區都屬於瑞士提辛諾縣，縣內居民却是義大利人。

在山之甚高處，遊山者常看見一個戴着眼鏡的牧羊人，他底外貌除眼鏡外還有些別的令人詫異的地方。他底面孔表現着他是個受過教育的人，雖然皮膚是紅褐色的。他底樣子頗像威娜的大禮拜堂中董拿持羅所雕的，浸禮派聖徒約翰的銅像。他底髮是暗黑色，蜷曲地披垂在他褐色的肩上。他底衣服是山羊皮做的。

當一羣遊客行近這人的時候，那些領路人總要笑起來。及至遊客們看見了他，他們常是笑得前仰後合，或者說些嘲弄的話；他們覺得這無禮是那奇怪的形相所應得的。那牧人並不理他們。他連頭都不扭一下。

所有的引路人，都很像是同他極要好。他們常常攀爬到他面前，同他誠懇地一談談半天。當他們回來時，遊客們問他們他是個什麼奇怪的聖徒呢，他們總是神秘地不開口，直到他不至聽見的時候。這時那些好奇心依然很盛的遊客們就可以聽到這人是有着一種曖昧的歷史，並且被一般人稱作『珊拿的邪教徒』，享受着一種模糊的尊敬混合着迷信的恐懼。

當本書的編者還年青，常常有幸在美麗的珊拿過着快樂時日的時候，不能免地，他偶爾要登臨日內羅索山，也要有一天看見這所謂『珊拿的邪教徒』。他還沒忘記這人的樣子。在他收集了種種關於他的不同的新聞以後，他在心裏決計要再看他一次，要真個去拜訪他一次。本書編者底計劃是因珊拿的醫生，一個日爾曼瑞士人，而更加堅定，這人告訴他那邪徒是並不拒絕有知識的人的造訪的。他自己也曾訪晤過他一次。『我真應當生他的氣，』他說，『因為這傢伙侵佔了我

底利益。不過他住得那樣高，那樣遠，感謝天，僅有很少的那些寧願讓這魔鬼給他們治病的人私下找他診視。『這醫生繼續說，『你得知道人們相信他已經把他自己賣給魔鬼了：這說法牧師們並不反對，因為他們首先這樣說。起初，據說，他迷惑於一種邪惡的妖術，直到他自己變成了一個真正的惡徒和妖邪的魔師。至於我哩，我並沒有看到他身上有爪或者有角。』

本書編者對於他每次拜訪這奇怪的人，還有很清楚的記憶。第一次見面的情形是值得記述的。一種特殊情境使牠像是偶然的事。因為這訪客在一個嶮峻的道旁遇見一隻母山羊，她剛剛下了一隻小羔，正要下第二隻。那孤單的生物在苦難中，一點不害怕地看着他，像希望他能幫助她似地。在那可怕的怪石嵯峨的山野中，任何種生產的奧秘都是使他得到深刻的印象。但他加快了他底脚步，因為他想到這羊一定是那邪徒牧人的，想去叫他來施助於她。他忽然遇見他在他底牛羊羣

中，遂告訴他自己所見的事，引他到那正生產的母羊那兒去，在她身後，第二隻羊羔已經濕漉漉滿身血跡臥在草中了。

現在那動物是被她底主人用一個醫生的穩練，用他那慈悲的

Samaritan (薩馬利亞人) 的溫愛照顧着。在等待了一刻後，他一隻膀子挾着一隻新生的羊羔，慢慢地起身走向他底住所去，那母羊跟着他，她那漲大的乳房差不多磨擦着地面了。那訪客不僅得到親愛的感謝，並被那牧人誠懇地邀請伴他同去。

這隱者已經在他所有的一座山頭上建築了幾處房屋樣的處所。其中之一在外面看來像是一堆亂石，但裏面却是乾暖的畜舍。那母羊和她底羊羔被安置在這兒，同時那訪客被引導走向山之更高處一間方形粉白的小屋去，這小屋靠着日內羅索的山壁，位於一個藤蔓叢生的坪上。離那小門不遠的地方，從山中射出一股臂樣粗的流水，注向一個鑿石而成的大石池。在這池旁，一個釘鐵皮的門通到一個山洞，這洞一看便知是一個穹窿形的地窖。

從這自山下看來像是懸在一個高不可及的處所的地點，人們可以看見一種燦爛的景緻，但對於這景緻本書編者此刻並不要來述說。真的，在那時候，第一次享樂那風景，他先是無語地驚奇，後是快樂地高呼，最後又復返入無語驚奇中。可是他那主人，這時正從室中尋什麼東西後走到外面來，却似乎突然腳步安詳起來，這慫恿的主人底樣子，他那整個的沉靜寧謐的態度，並沒有逃過訪客的眼睛。這像是一種提示，要他不要費辭，不要多問。他已經很喜愛這奇異的牧人，恐怕表示一點好奇心，多問一句話就要疏遠了他。

那日的訪客此刻依然可以看見那坪上立着圓的石棹，圍着一圈凳子。他看見棹上排着那『珊拿的邪教徒』所放置的一切好東西：最有名的 *Stracchino di Lecce*（萊珂的乳酪），精緻的義大利麵包，香腸，橄欖，無花果，枸杞菓，和一瓶新自酒窖中取出的紅酒。在坐下的時候，那長髮留鬚穿着羊皮衣服的主人，熱誠地注視着那訪客，同時並握住他底

右手，好像要表示一種對他的親愛似的。

作者對於這第一次相會的談話只記得一點點兒。那山中牧人要他稱他作魯多維柯。他說了些關於阿根廷納（Argentina）的事情。一次，當禮拜堂的鐘聲從遼遠的山下蕩來時，他對於那『顯然惱人的怪聲』說了句什麼話。他說了 *Caneca* 這個名字。還隨便談了些瑞士的政治。最後那主人想知道些德國的事情，因為訪客是德國人。當那訪客臨去的時候，那牧人說，『以後歡迎你常來。』

雖然本書的編者並不掩飾他是急於要知道這人的歷史，但在他以後的訪問中，他還是避免着不洩露這種意思。在他同珊拿的人們談話中，他們已告訴了他一些表面的事實，這些事實據說就是魯多維柯所以被稱作『珊拿的邪教徒』的原因；但他覺得能找出這譚號究竟有幾分是對的，找出魯多維柯底生活樣式是由於什麼特殊的內在變化，什麼特殊的論理，是更有趣的事。但他總不探問，而正因為他不問，他

却得了更好的結果

他總是碰見魯多維柯只一個人，無論是在他底牧羣中，或是在他底洞穴裏。有時他碰見他像魯濱孫一樣，在親手擠羊奶，或是把羊羔拖到那不顧牠們的母親跟前。這時他像完全專心在這牧人的職務上了：他享樂於那膨脹的奶子拖到地上的牝，和那性慾衝動急於求合的牡。他還要指出一個說：『他不就像是一個惡魔嗎？你看看他底眼。怎樣地有力，怎樣地閃耀着激怒，猛烈和惡念。但同時又有着多麼神聖的火。』但編者却似乎覺得那說這話的人底眼中是有着同樣的，他所稱爲『聖神的火』的，惡魔般的火焰。他底微笑總帶一種嚴厲兇猛的情調，他總要露出他那亮白的牙齒同時並浸沉於一種作夢樣的心情中，當他用那與他底牡山羊中最精練的一個同樣的眼光觀察着，做着那那有益的勞作的時候。

這『邪教徒』有時吹他底牧神笛，訪客走近時就可以聽到那單調的音節。在這種時候，談話就自然地轉到音樂上，那牧人就發些奇異

的言論。當他在牧羣中時，除了關於那些動物，牠們的習性，和牧人的職務與習慣而外，他不說別的話。他常常研究那些動物的心理和牧人的生活情形，追述古昔的故事，顯見他具有淵博的學識。他談到日神亞坡羅，又談到阿梅塔斯 (Admetus) 怎樣守衛着他自己和勞買敦 (Promedon) 底牧羣，是僕人又是牧人。『我真願知道他常是用什麼樂器給他底羊羣奏樂。』像是在談着真事一樣，他結尾說：『我發誓，我真願意聽聽他。』在這種時候，這長髮蓬亂的隱者或者要使人懷疑他底理智是有些不大清楚了。在另一方面，當他用許許多多的方法證明一羣羊可以被音樂所指揮引導的時候，更足使這懷疑得到一種實證。他說他用這種音調可以驅逐牠們走動，用另一種音調可以使牠們靜下。用某種音調他可以把他們從遠處喚來，用其他的音調他又可以使牠們散開，或是緊跟着他底腳後走。

訪問中幾乎什麼都不談的時候也有。有一次，一個六月的下午，連日內羅索山的牧場中也是溽熱蒸人，魯多維柯，四面被他底僕臥着反